David & Stephanie Lewis 1970 Holes

译者：非木

艾：来讨论哲学吧。

妮：好呀。

艾：你来开头。

妮：行。

——

妮：……我只相信具体的物质对象。

艾：又来了。你的不少观点我都很赞赏；但有一点我不喜欢，就是你对唯名论（nominalism）和唯物质论（materialism）的偏爱。一旦你提起这些话题，我就知道我们之间肯定会有一场漫长的争论。这次又该从哪开始？数字、颜色、长度、集合、力场、知觉，还是什么别的——

妮：这些都不存在！每一个我都很认真地思考过了。

艾：……看来会是一个漫漫长夜。我先去拿点吃的。要不要饼干和奶酪？

妮：谢谢。……哇！多漂亮的格鲁耶尔奶酪！

艾：你看，这一块里就有很多洞。

妮：确实呢。

艾：哦？你承认了？

妮：嗯？

——

艾：你承认这块奶酪里有很多洞。因此，这里有一些洞。换句话说，洞是存在的。但洞不是由物质构成的；相反，它们是由物质的缺席产生的。

妮：啊？我确实说过奶酪里有洞，但这并不意味着洞存在。

艾：怎么不是呢？如果你说有的 A 是 B，你在逻辑上就承认了 A 的存在。

妮：可是，当我说某个东西上有洞（hole）时，我只是在说它是穿孔的（perforated）。[2]同义的形状谓词“某某是穿孔的”和“某某有洞”都可以用来正确地描述奶酪块，但这并不意味着“穿孔”的原因是某种神秘的非物质实体的存在。这一点和其他形状谓词是一样的，比如“某某是个正十二面体”。或许我听起来像是在表达存在量化（existential quantification），从而让你误以为你的推论是有效的。但……我也有我的理由。给定一块穿孔的奶酪，你相信它之所以穿孔是因为它含有被称为洞的非物质实体，并用表达存在量化的短语来错误地说“它里面有洞”。而我……我希望有个听起来和你这句话一模一样的句子，当你错误地认为你对非物质事物的存在量化为真的时候，这句话就是真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提起奶酪而不进行哲学思考——如果你允许我这么做的话。我们对相同的句子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这种不同不会干扰我们的对话——前提是你不从你的假句子而不是从我的同名真句子中得出结论。[3]

艾：那好。可是你看：我这块奶酪上的洞和你的一样多。

妮：我相信你，甚至不用去数。但我的意思是，要么两块都是单穿孔的（singly-perforated），要么都是双穿孔的（doubly-perforated），要么都是三穿孔的（triply-perforated），以此类推。

艾：看来你知道很多不同的形状谓词。你是怎么抽空把它们都学会的？还有，“以此类推”又是什么意思？[4]

妮：那就……这两块奶酪是等穿孔的（equally-perforated）。这样我就只用了一个二元谓词。

艾：除非我在每块饼干都打一个洞，否则你怎么能说我盘子里的奶酪和这些饼干上有一样多的洞？请不要当场发明新谓词。当然，我很愿意继续下去，直到你告诉我你能想到的所有谓词。我的想象力很好，也有足够多的时间。

妮：……（思索）

艾：……

——

妮：好吧，我之前想错了。洞确实存在。

艾：你反悔了？

妮：不。洞是物质对象。

艾：意料之中。你一定在想，每个洞都充满了物质：银汞合金、空气、星际气体、发光的乙醚或任何可能的东西。

妮：不完全是。也许没有完全空的洞；但我不能否认它有可能存在。

艾：没有物质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由物质构成的？

妮：你找错地方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所谓的“地方”，你就一定犯了错，但实际上并没有……物质不在洞里。没有人会说洞在自己里面。物质包围（surround）着洞。你肯定会同意，洞的外壁（lining）是物质对象。[5]每个洞都有外壁；每个洞壁（hole-lining）里都有一个洞。我觉得洞的外壁就是洞。

——

艾：你不是说洞的外壁包围着洞吗？没有东西能包围它自己。

妮：洞可以。我会说，“包围”对一个洞就意味着“与之相同（is identical with）”。而对其他事物来说，“包围”的意思就是你认为的那样。

艾：你的字典在“包围”下一定有两个词条，而我的字典里只有一个。这难道不令你烦恼吗？

妮：只能说有一些吧。我已经习惯于这种事情了。

艾：“这种事情”？

妮：这样的字典条目。它们可是由干掉的墨水组成的，不是吗？

艾：哦。那你也会说“某个洞在 X 里面”或者“某个洞贯穿 X ”意味着那个洞“是 X 的一部分”。

妮：就是这样，艾尔海森。

艾：那么你还认为“奶酪上有洞”包含一个等同于“是穿孔的”这样无法分析的形状谓词吗？

妮：和你想的一样，它就是存在量化的表达，意思是存在作为物质对象的洞——它们是这块奶酪的一部分。

——

艾：但我们通常不会说某个洞是奶酪做的。

妮：是这样的，可我们不说不代表这句话就是错的。我们在一般语境下也不会说这堵墙垂直于地面；但事实如此。更何况我们确实会说洞穴（caves）是地里的洞，而且其中的某些是由石灰岩构成的。

——

艾：考虑这卷纸巾。在一架车床上旋转它。洞壁在旋转。你肯定不会说洞在旋转。

妮：为什么不呢？

艾：就算这个洞可能继续被一根完全不旋转也不移动的木钉填满？

妮：有什么区别吗？

艾：没有。但现在你露出破绽了：拿一筒厕纸，把它塞在之前那卷纸巾的洞里，然后反向旋转。大洞顺时针，小洞逆时针。但小洞是大洞的一部分，所以它和大洞的剩余部分一起顺时针旋转。因此，如果像你设想的那样，洞可以旋转，那么小洞就会同时向两个方向旋转，矛盾。

妮：我明白为什么你会认为小洞是大洞的一部分，但我还是不这么想。小洞在大洞里面，仅此而已。我没有理由说小洞在顺时针旋转。

——

艾：再考虑一个壁很薄的洞，里面有一升水。故洞的体积至少有一升，而洞壁的体积则小得多。如果洞就是洞壁，那么它们满足相同的语句，也就是说它们在体积上不可能不同。

妮：可如果我们把“洞”换成“瓶子”，再把“洞壁”也改成“瓶子”，也会得到相同的悖论。和瓶子一样，洞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下有体积。先是洞本身的体积——对应瓶子本身的体积——还有就是……可以在不压缩的情况下放入洞或瓶子里的最大“块”液体的体积。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区分这两种意思。

——

艾：洞本身的体积是多少？作为这些洞的一部分，你要包括多少奶酪？又该如何决定呢？显然，只能随意分配。不要说你只需要包括尽可能少的奶酪，因为无论多少，你都可以考虑更少的奶酪。

妮：我们所说的一个洞，实际上是许多个洞壁（hole-linings）。有些包括更多的奶酪，有些更少。所以我实际上不需要决定有多少奶酪是这个洞的一部分。很多不同的决定同样正确。

艾：单个洞怎么可能与许多两两不同的洞壁相同？

妮：嗯……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洞，每一个都等同于一个不同的洞壁。但所有这些不同的洞都是同一个洞。

艾：自相矛盾。你想说它们都包围着同一个洞——这里的“包围”是指“包围”，而不是“与之等同”。

妮：一点儿也不。如果我说两个不同的洞是等同的（identical），我就会自相矛盾。但我没有；我说它们是同一个洞（same）。当两个洞有一个本身就是洞的共同部分时，它们就是同一个洞。

艾：你先前同意，我的奶酪上有很多洞，数量和我盘子里的饼干一样。现在还有吗？

妮：是的，都各有两个。

艾：两块饼干，这是肯定的。但你怎么能说有两个洞呢？

妮：你看，这儿有一个洞，这儿还有一个不是同一个洞的洞，而奶酪上的每一个洞都和这两个洞里的某一个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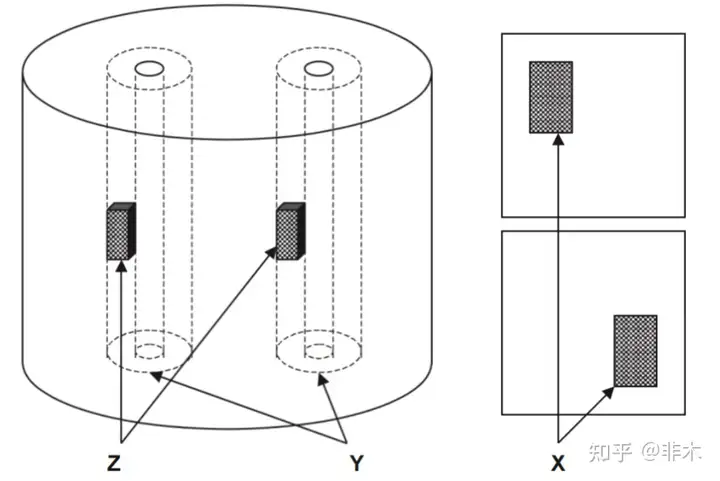
艾：应该说“共孔（co-perforated）”，[6]而不是“相同（same）”。不要再假装你在讨论等同关系。不过我倒是理解了，共孔应该是洞壁之间的等价关系。当你说有两个洞时，你想说有两个不同的洞壁的共孔类。实际上，你不是把洞和洞壁联系起来，而是把洞和洞壁的等价类联系起来。

妮：如果可以这么做，我会的，但我不能。洞就是洞壁；但是一旦我用“洞”来称呼它们，我就觉得在你用“相同（same）”来表示“等同（identical）”的意思时，我用“相同（same）”来表示“共孔（co-perforated）”还挺方便的。你也知道我这么做的原因：如果我们说出同一句关于洞的同一性的句子，那我的句子就是对的，而你的句子会是错的。关于洞的数量的句子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是以相同性（sameness）来分析它们的。[7]

——

艾：你还没讲清楚，如何能在不提及有多少洞的情况下说我的奶酪上有和我盘子里的饼干一样多的洞。

妮：嗯……这么说吧。有三个东西，X、Y 和 Z。X 是饼干之和的一部分，Y 是奶酪的一部分，Z 是 Y 的一部分。Y 的每个连通分支都是一个洞，并且奶酪里的每个洞都和 Y 的某个连通分支是同一个洞。X 和每块饼干都有重叠，Z 和 Y 的每个连通分支有重叠。X 和任何一块饼干的交集都和 Z 与 Y 的任意连通分支的交集一样大。X 和 Z 一样大。[8]



Z：洞壁代表；Y：洞壁；X：饼干代表

艾：你的手段不管用，因为共孔不是等价关系。我这块奶酪的任何两个重叠的部分都相交于一块洞壁，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洞壁完全被奶酪填满。因此，共孔只不过是重叠，而重叠并不是等价关系。所以尽管如你所说，这块奶酪中有两块不共孔的洞壁，但你也能找到另一块与它们都共孔的洞壁。

妮：如果一个由奶酪构成的洞可以完全被同种奶酪填满，那么不共孔的洞壁就远远不只两块；没有洞的奶酪也就不会存在了。但这是不对的。一个洞之所以是洞，不仅仅是由于它本身的形状，而且还取决于它内部和它周围物质的对比。其他形状谓词也是如此。我不觉得奶酪的任何部分都是正十二面体，尽管有些与周围没有对比的部分确实是正十二面体的形状。

艾：再看看这筒纸巾。有几个洞？

妮：一个。你明白的：很多，但都相同。

艾：我想你必须说至少有两个。左半边和右半边不是同一个洞。它们没有共同的部分，也就没有是洞的交集。

妮：可它们不是洞，而是一个洞的两个部分。

艾：为什么它们本身不是洞？每个都是单穿孔的，也都由和内部不一样的物质构成。所以如果我把它们切开，你就得说它们是洞。

妮：确实。

艾：你承认一个洞可以是一个更大、皮更厚的洞的真部分（proper part）？

妮：嗯。

艾：你承认它们的形状像洞？

妮：对，但它们并不是洞。我说不出它们为什么不是。我知道哪些东西是洞，但我没法下定义。可是，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我们知道什么是洞。我说纸筒的两半只是洞的一部分，因为我和你一样，只会说它们是洞壁的一部分。不是洞壁的东西就不是洞。

艾：在这种情况下，我承认共孔可能是一种等价关系，至少对单穿孔的洞壁成立。

妮：不过所有的洞都是单穿孔的。一个双穿孔的东西里面有两个不相同的洞。

艾：你确定？拿起这筒纸巾，在它的侧面打一个小洞。那么洞壁里就有了个洞，也就是洞中洞。这个小洞是大洞的一部分；大洞不是单穿孔的，然而小洞和大洞是同一个洞，因为小洞是它们的公共部分。

妮：我觉得应该不是。你觉得只有一个大洞，可实际上有两个放在一起的大洞。还有一个与它们都不同的小洞，尽管它和这些大洞都有重叠。当然，如果某个东西是几个洞的连通和，我们有时也会在某种衍生的意义下称它为洞。嗯……举个例子吧。洞穴都是由许多不同的洞组成的，所以如果我说洞穴是洞的话，用的一定是这种衍生的意思。

艾：当哲学腐蚀了你的思想时，你就会被驱使着做出这些奇特的解释。告诉我，如果你不是受了哲学理论的影响，还会不会说有两个大洞而不是一个？

妮：……不会。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应该还一无所知。

艾：看来我不能指望让你信服了。我把你的立场降低到荒谬的程度，你就全盘接受了这种荒谬。

妮：完全不荒谬！只是……悖离常识。

艾：很好。但相比起任何哲学论证，我更信任普通人的意见。一旦你悖离一般立场，你就在理论的合理性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妮：这点我也认同。我们一直在衡量得失。不过我觉得我已经证明，我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大。我的想法可以通过它的清晰和简洁赢得大家的信任；如果它们与一般意见有些分歧，那么这些一般意见甚至可以由哲学论证来纠正。

艾：代价还是太高了。

妮：你看，我们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只是还在讨价还价而已。

艾：的确。

妮：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如换个话题聊吧。

艾：可以。

妮：这次我去拿点吃的——请不要打岔！

原文信息：Lewis, D. K., and Lewis, S. R., 1970, ‘Hole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8: 206–212.

[2 ] 译注：很不幸，在汉语里这个词在“表面上”包含洞的同义词

[3] Cf. W. V. Quine, “On What There Is,”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2n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3.

[4] Cf. Donald Davidson, “Theories of Meaning and Learnable Languages,” in Y. BarHillel,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1964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msterdam, 1965), pp. 383–94.

[5] 译注：这里的外壁是有厚度的。

[6] 译注：还是那句话，此处应该忘记在中文里“孔”和“洞”同义的事实。

[7] Cf. Quine’s maxim of identification of indiscernibles in “Identity, Ostension, and Hypostasis,”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p. 71; P.T. Geach, “Identity,” Review of Metaphysics 21 (1967): 3–12.

[8] 这里的转写方法参照了 Nelson Goodman and W. V. Quine, “Steps toward a Constructive Nominalism,”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12 (1947): 109–10.